

1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是世界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年代。從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前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集團瓦解到亞洲的兩韓開始對話，臺灣開始快速民主化，一系列的政治變動，伴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版圖的重整，使戰後世界史中「全球化」的潮流波濤壯闊。但是，正是在「全球化」潮流快速發展之時，「本土化」作為戰後世界史的另一股潮流，也並駕齊驅，同步發展，兩者構成辯證互動的關係。

「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戰後世界史的潮流，在最近十餘年的臺灣，以最鮮明的方式相激相盪，蔚為顯著的歷史現象。但是，自從一九八七年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的「本土化」潮流遠遠壓過「全球化」趨勢，而成為最近十幾年來最引人注目的現象。這十幾年來，生活在臺灣這個島嶼上的人，都站在歷史的洪流裡，一方面受到隨著臺灣高科技的飛躍發展而帶動的「全球化」、「資訊化」的衝擊，但另一方面卻又受到隨著臺灣民主化而來的「臺灣意識」的衝擊。「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歷史潮流，在最近十

餘年的臺灣，卻有異中之同，那就是兩者都以「去中國化」為目標。傳統中華文化及其價值觀，在戰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力的打壓之下，本來就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近十餘年來更在「本土化」的政治力的夾殺之下，奄奄一息，真是「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紅樓夢》第45回）

2

這部書中所收錄的八篇論文，都是在以上所說的後戒嚴時代臺灣的特殊背景裡所撰寫。在這個歷史扉頁翻動的時刻裡，我深感有必要探索近十餘年來如火山爆發一湧而出的「臺灣意識」的歷史發展、組成要素及其對臺灣認同問題的影響。我也有心於思考儒家思想在戰後臺灣文化中，到底以何種形式存在？具有何種內涵？發揮何種功能？未來海峽兩岸的交流應如何因應？這些都是這幾年來我寫作這些文章時，心中所懷抱而急於追索答案的問題。

本書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所收四篇論文，都是探索「臺灣意識」的作品。第一

篇論文從歷史的視野，觀察從明清、日據、戰後到最近十餘年間，「臺灣意識」所歷經的變化：早期的臺灣只有作為地方意識的漳、泉意識，到了日據時代由於居於殖民者地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臺灣意識」逐漸形成。日據時代的「臺灣意識」既是反抗大和民族的漢民族意識，又是反抗殖民統治者的階級意識。光復以後，尤其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以後，在當時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臺灣意識」與省籍意識結合並且受到省籍意識的滲透，以反對以大陸籍人士為主的當時的國民黨為其重要內容。一九八七年七月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意識」的內涵又經擴大變化，包括臺灣社會中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成為相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的新的政治意識。歷史上的「臺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抗爭論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反抗中共的打壓。展望二十一世紀，「臺灣意識」應該從抗爭論述轉化為文化論述，才是一個較為健康的發展方向，庶幾「臺灣意識」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新的世界秩序與海峽兩岸關係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在「臺灣意識」中，包含著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百年來「臺灣意識」中所包含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兩個非常複雜而糾纏的概念，既是抽象的理念，又涉及具體的現實生活，兩者間「既聯合又鬥爭」，構成兩者間之相互滲透性及緊張性，蔚為華人文化與政治之一大特色。「文化認同」較具抽象性、理想

性與長期性，與「政治認同」的具體性、現實性與短期性構成鮮明對比，而且「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更為悠久而重要，所以，中國歷代王朝或政府從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海峽兩岸政權，都是源遠流長綿延不盡的中華文化的過客，長則數百年，短則數十寒暑，政權雖然可以對文化發揮局部而短暫的影響力，但絕不足以完全改變文化的內涵，因此，臺灣人實不必因為對短期的「政治認同」的拒斥，而全盤否定「文化認同」。這是我在第二篇論文所提出的看法。

認同問題不僅是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重大課題，更是當前臺灣所面對的根本問題。本書第二篇論文分析當前臺灣之認同問題的形成，追溯其源遠流長而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就臺灣與近代世界互動之脈絡觀之，「全球化」與「本土化」兩大發展趨勢，在臺灣激烈爭衡因而激發「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之間的緊張性。這與臺灣的地理位置的特殊以及商貿關係的活躍，有其深刻之關係。再就臺灣與中國大陸互動之脈絡觀之，由於歷史背景所形成的臺灣居民對中原文化的「向心力」與對中原政權的「離心力」的拉鋸，使臺灣與大陸之間出現「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緊張性。這兩種類型的認同問題之不可避免，表面上固然與臺灣島的地理位置有關係，但是，細究問題的本質，我們就會發現：臺灣的「自我」之遊移性，實與臺灣的文化根基較為淺薄，文化澱積不夠深厚有關。

當前臺灣認同問題，不僅有其長遠的文化背景，更與日據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灣與大陸的歷史之斷裂有深刻關係。本書第四篇論文回顧日據時代臺籍知識分子對「文化中國」的孺慕情懷及其在光復初期的煙消雲散。臺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所謂「祖國意識」在光復後經歷戲劇性的變化。吳濁流形容臺灣人對中國文化的孺慕情懷是一種「本能」。思慕父母「不去計較」父母是怎樣的人。但是，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作為，卻使臺灣人的孺慕情懷慘遭蹂躪，終至隨風而逝。日據時代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壓迫激起了臺灣人的文化孺慕情懷，但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腐敗也驅散了臺灣人的文化孺慕情懷。我們必須分析這項歷史事實的意義，才能獲得歷史的教訓。臺灣人對「文化中國」的孺慕情懷之興起，在於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壓迫。臺灣人努力從祖國文化的歷史深度中找尋力量，這是歷史的必然。但不幸的是，臺灣知識分子只是渴望去接上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而當時大陸的現實使臺灣人大失所望。同樣的，臺灣人的文化孺慕情懷渙散於國民黨政府腐化之時，臺灣人的孺慕之情只是一種空洞的心理渴望，他們對中國文化中專制政治的流毒不夠瞭解，他們的祖國夢一夕之間破裂，無寧也是歷史的必然。所以，躍入歷史的洪流之中，深入解析臺灣文化的內涵，與中華文化的特質，應是這一代臺灣人值得努力的工作。

3

本書第二部分收錄討論臺灣文化的四篇文章。第五篇論文綜觀戰後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文化變遷的主要方向，分析之焦點在於「心理的基盤」(mental matrix)。從戰後臺灣文化變遷之「心理的基盤」這個角度著眼，我認為：戰後臺灣文化變遷的主要方向在於「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覺醒。這種以「個體性之覺醒」為特徵的文化發展方向，基本特質是從「個體在其自己」(individual-in-itself)走向「個體為其自己」(individual-for-itself)的存在狀態。「個體」不再是完成「個體」之外的為其他主體之目的的工具，「個體」的主體性越來越彰顯。從中國文化史立場來看，戰後臺灣這種文化現象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其形成有其歷史之原因，也潛藏重要而複雜的問題，我們應嚴肅面對並思考因應之道。戰後臺灣在「個體性覺醒」的文化發展方向中，潛藏著「自我中心主義」的弊病，針對這個文化病灶，解決之道在於「互為主體性」之理念及其落實。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化如能克服並超越近代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之弊病，當可以成為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

重要基礎。

儒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潮，它在戰後臺灣文化中又是發揮何種作用呢？在戰後臺灣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為什麼儒學缺席了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必須從儒學在戰後臺灣的存在形式及其功能中尋求。本書第六及第七兩篇文章，探討戰後臺灣的官方儒學。我發現儒學在戰後臺灣所經歷的是一段「挫折的命運」。在正式教育途徑中，存在於民國七十五（一九八六）年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科書中的儒學，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服務，成為威權體制的弄臣，是「政治的保守主義」。在民間學術社群中，存在於學者著作或儒學雜誌中的儒學，基本上是某種形式的「文化保守主義」。以上這兩種版本的儒學，有其內在緊張性，因為前者以完成政治目標為著眼點，後者以建立「文化認同」為出發點；前者以政治領袖的「訓示」為依歸，後者以人民之文化福祉為考量；兩者南轅北轍，涇渭分明，有其不可混淆者在焉。因此，在戰後臺灣五十年間，民間儒家學者起而批判代表官方意識形態的「官方儒學」者，代不乏人，屢見不鮮，具體繼承並展現儒學傳統中的批判精神。

站在歷史的原野展望二十一世紀，未來海峽兩岸應如何互動？這是本書最後一篇論文關心的問題。這篇論文以近十年來海峽兩岸官方與民間人士，所發表之文件作為第一手史料，分析當前海峽兩岸關於「國家認同」問題所提出之論述，並就歷史觀點對兩岸關係

之展望提出看法。

當前海峽兩岸官方以及臺灣的臺獨人士所提出之「國家認同」論述，都企圖通過歷史解釋而建立「國家認同」。但二者在「從歷史解釋出發論述國家認同」這一項共同性之下，又互有重大的歧異性在焉。一言以蔽之，二者論述歷史經驗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出現很大的差異。臺灣的國民黨與中國大陸官方都是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中論述臺灣與大陸之關係，但是，兩者仍有同中之異：臺灣的國民黨強調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的主流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二民主義理想，但是共產黨的興起以及後來的國共內戰，導致二民主義理想的挫折，也造成目前海峽兩岸分裂分治之現狀。中共官方則在反帝反殖民的脈絡中解釋中國近代史，並將臺海兩岸關係放在這個脈絡中加以理解，認為統一臺灣是「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鬥爭」。臺灣的國民黨與中共官方解釋中國近代史的脈絡，與臺灣的臺獨人士的主張構成強烈的對比。臺獨人士強調臺灣歷史的獨特性在於反抗意識的強烈，他們認為「臺灣近代史是一部臺灣人民求生存、反壓迫、爭取當家作主的奮鬥史」，並將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來的歷史解釋為「臺灣從異族殖民的處境躍入同族殖民的苦境」。相對而言，中共官方則強調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臺灣人的抗日運動。臺灣的國民黨與中共官方以及臺獨人士都是從當前的政治需要與政治立場出發去選擇歷史事實，並透過歷史解釋而企圖使「過去」為「現在」服務。

海峽兩岸近百年來由於歷史的斷裂而使兩岸人民經歷不同的歷史經驗，從而塑造了不同的歷史意識。展望未來，海峽兩岸的交流，除了經貿往來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尤其是雙方人民的歷史經驗的共享，是當前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作。歷史的斷裂所造成的海峽兩岸人民的誤解，只有經由人民苦難的歷史經驗的分享，才能真正的癒合。

4

在人類歷史進入新世紀之際，臺灣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過去半世紀以來，臺灣人民胼手胝足創造了傲人的「經濟奇蹟」，也完成了瑕瑜互見的民主革命。但是，這一切的歷史性成就，是否加強臺灣人的傲慢與偏見，引導「臺灣意識」走向更偏執的不歸路？是否使臺灣文化走上更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戀狂？或是拓展臺灣人的心胸，使「臺灣意識」從抗爭論述轉化為文化論述，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不可或缺的思想資產，使臺灣文化成為中華世界最值得珍惜的多元文化資源？這是二十一世紀臺灣知識分子無可逃避的歷史作業！

(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